

愿每个屋檐下亮着一盏亲子阅读的灯

■本报记者 张鹏

“长期以来，中小学生的语文课就是围绕课本转，每篇课文教学两三课时，每周七八节语文课。课程评价、语文考试也是为了检测儿童对教材的掌握情况。学生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做各种各样的练习和检测上，看拼音写词语、组词造句、解词释义、改错别字、改病句……”近日，亲近母语创始人、儿童阅读推广人徐冬梅在沪演讲呼吁，这种语言的学习方式亟待改变。在她看来，这样的语文教学不可能让儿童提高母语素养，反而会让儿童失去母语学习的兴趣。为儿童提供更丰富、更优秀、和儿童的深层心理结构对接的阅读材料和学习环境才是母语教育的根本。

语文学科学习不等同于母语学习

母语是什么？从字面上说，母语是妈妈说的话。语文则是学科学习。徐冬梅说，相比之下，母语更有“温度”。她解释说，母语教育应该包括四个层次。最显性、最基本的层次是母语文字的应用，也就是培养最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其次，母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的过程。情感的熏陶，心性的养育，想象力的激发，人文素养的形成都有赖于文学教育。更进一步说，母语教育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的过程，还是生命智慧的培养过程。可以说，一个孩子学习母语的过程，也是他们精神成长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母语除了字面所要表达的意义，还包含着许多其他的文化元素。比如，母语还包含方言。“推广普通话，绝不能以消灭方言为代价。”徐冬梅认为，方言代表着故乡，是人们精神的家园。带领孩子们诵读与故乡有关的童谣、歌谣，了解家长有关的故事和传说，是母语学习必不可少的环节。

徐冬梅回忆说，在童年记忆里，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是那么地真实和有趣味。尽管童年物质是匮乏的，条件很艰苦，但每一个传统的节日，母亲都那么虔诚而认真地遵守传统的习俗，带着我们一次次经历。

每年的春节，从进腊月开始，母亲便忙碌起来了，掸尘，年蒸，磨豆腐，送灶，炒蚕豆，炒花生辞年。每年的清明，母亲早早的上坟，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墓填上新土，然后回到家里，做好饭菜，带领我们郑重地给先人焚烧纸钱。每年的端午节，母亲前几天就采好了粽叶，洗得干干净净，前一天就带着姐姐包出各种形状的粽子。端午的早晨，我们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粽子。每一个孩子都有漂亮的五彩手线，每一个人脖子上都有网兜，网兜里一个鸡蛋一个鸭蛋。每年的中秋，妈妈都会早早准备好当



年的芝麻，用石磨碾得细细的，和糖一起做成馅，当天用糯米粉包着芝麻糖的馅，然后烙成香香甜甜的月饼……一年又一年的循环，传统习俗烙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成为我们最幸福的记忆。

每个家长应该尽可能让孩子活在真实的文化习俗里。也许你不太会包饺子了，已经不太可能自己做月饼了，也许祭灶也是你没法做到的。但到了传统节日，你还是可以有意识地去做一些事，例如端午节去买一把艾叶和蒲草，跟孩子一起买粽子吃。

“我不太赞同那些一直强调要看原创绘本，而拒绝世界各地经典绘本阅读的家长。”徐冬梅说，母语还应该包括那些用母语翻译的，反映了人类共同心性的语言文化。母语一直是在不断的融合中发展的。被翻译成汉语的泰戈尔、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安徒生的作品，早已经成为母语的一部分。

不阅读的孩子怎能学好母语？

小学语文课标要求小学生课外阅读不少于145万字。那么，课是什么？是否只能围绕着教材和习题？

对于“课外阅读”的概念，徐冬梅一直反对。她认为阅读是基础教育最基本的教育行为，阅读是每一个儿童应该享受的权利。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班级都应该开展阅读，而且应该

是在课程之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叶圣陶、丰子恺到吴研因、沈百英等，一直在探索在小学国语教学中的儿童文学的教育。“不阅读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学好母语的。”正如叶嘉莹一直倡导的，儿童语言教育不能“字字落实”，而是让孩子直面诗歌，通过诵读，感悟其中的韵味。

儿童母语学习必须是有意义的精神活动，绝不能变成毫无意义的字句工化训练。小学母语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应为儿童提供更丰富、更优秀、与儿童深层心理结构对接的阅读材料和母语学习环境。

其次，儿童的语言发展一定是在实践中完成的。就是说，儿童必须在听说读写过程中学习。而阅读是母语学习的核心，是最重要的言语实践。

但，这种阅读是有方法、有规律可循的。徐冬梅认为，选择阅读的书籍，有几条标准可以参考。比如，那些表达真挚情感的经典书籍，是可以作为阅读的首选；为儿童选择阅读的书籍，应该坚持儿童性。“对于年纪较小的孩子，过早地接触那些落魄、怀才不遇的诗歌就显得不那么合适。”她说。

要知道，不同年级的孩子阅读的层次也各有不同。比如，年纪小的孩子从诵读开始，这也符合人类学的机理。“人类具有文字不过五六千年的历史，普遍的教育诞生至今不过百年。”徐冬梅说，除诵读外，阅读的方

法还分为精读、略读和浏览。

经济发展后阅读是一种“自我寻找”

倡导阅读十余年后，徐冬梅感到，眼下家长和学生对于阅读的态度已发生转变。比如，阅读量不断增多，阅读的品质也在提升。

尤其是近年国学班、读经班日趋火爆，掀起了不少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在徐冬梅看来，“国学”的回归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自我寻找”，究竟多少人理解了其中的文化精神还需推敲。

古代儿童上小学前要先进蒙学馆开蒙识字。六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识字的主要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现在被学校和家长们普遍使用的蒙学读物除了这三部，还有《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千家诗》等。这些音韵和谐的蒙学读物，三字一句或四字一句，满足和适应了儿童对节奏和韵律的需要，是很好的开蒙读物。

徐冬梅说，了解和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必要的，但今天的儿童绝不能只读蒙学读物，只读古代诗文。古代的经典和孩子的精神世界相去较远，难以形成共鸣。更重要的是，古代的教育跟今天的教育有很大不同。古代教育基本是精英教育，今天的教育则是普及的教育。圣贤之书，也是适应古代所需要的处事修齐准则。今天的世界和古代社会已有很大的不同了，今天的孩子生活在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里，社会正在从凝固的社会形态走向以契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除了文学教育，孩子们有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孩子需要去认识我们身边所处的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

徐冬梅建议，家长应带儿童多游历世界。在古代教育中，成年后的游历是很重要的。古时的学士，一生必须游历天下，了解各地风俗民情，开阔自己的视野。司马迁青年时代曾两次壮游天下，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和各地方传说，为编著《史记》打下了基础。李时珍，青壮年时期壮游天下，搜集了诸多医药学典籍，为创作《本草纲目》积累了大量资料。在孩子未成年之前，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多带孩子出去游历。这是最好的母语学习形式，对孩子的成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孩子们不仅仅是欣赏了风格迥异的自然风光，扩大了心胸，对祖国的山河壮美有了切身的感受。而且能让孩子们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增加阅历，丰富知识，加强对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如果每一个屋檐下都亮着一盏灯，一盏父母与孩子共同阅读的灯；如果每一间教室里都有一个“点灯人”，一个引导儿童自我阅读、自我教育的教师。那么，整个社会距离理想化的阅读氛围，已不远了。

专访清华“学霸”合唱团 他们唱《我爱你中国》为何如此打动人心

■本报记者 沈淑莎

73岁的黄雅岚被人搀扶着走上台，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了，主持人想要煽情一下，被她制止了。“我很满足了。”她说。

87岁的程不时为中国大飞机付出过数不清的心血，然而多年辛苦被一场意外“收购”打断，他却依旧快快乐乐，宠辱不惊。“人生不就是这样，高低起伏嘛。”他说。

他们都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合唱团的成员。这支合唱团的团长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西拉，当了31年老师，他的头发已经染满霜华，有人让他表演《当我老了》，他拒绝，他和他的团员一样，尽管经历过苦难，但内心仍然欢乐。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不久前，在央视“出彩中国人”节目中，这支合唱团演唱的一曲《我爱你中国》，感动了无数人。伴随着一句句悠扬的歌声，人们听到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他们一生的写照。日前，记者专访了刘西拉团长和部分团员。

留学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这首歌如何登上央视舞台？原来，去年正逢上海交通大学120周年校庆，刘西拉接到任务，在校庆晚会上表演一个节目，晚会导演心中早有安排，让他朗诵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当你老了》，刘西拉没有答应。

“这首诗太伤感了，老师老了不是这种心情。我们这个年纪，走在校园里见到学生，哪怕仅仅叫一声‘老师好’，也有一种丰收的喜悦。”刘西拉说。

1985年，他与妻子陈陈留美归来。回国前夕，一位美国农业院士挽留他，就问他回国去干什么，他说“教书”，美国院士随即表示，教书好，教师退休是桃李满天下。

对于回国，刘西拉从没迟疑过。“国家把我们派出去的，怎么能不回来呢？”时至今日，他在教师的讲台上已经耕耘31年了，走在校园里，几乎每一位学生都认识他，会和他打招呼。

不朗诵《当你老了》，演出什么呢？晚会导演问刘西拉。刘西拉说，《啊，中国的土地》。面对导演疑惑的眼神，他当即朗诵起来，那饱含深情的朗诵，你就知道你一定已经把这首诗朗诵了无数遍。

“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朝朝暮暮在一起，走千里，走万里，还在你的怀抱里。”

做了一颗种子，泥土里埋，开花结果，为你一棵杨柳，路边上长，年年报道那春消息；

啊，中国的土地，你属于我，我属于你。

导演听后，久久地沉默，最后说了一句：“还是你的好。”

今年3月，央视“出彩中国人”栏目组来上海挑选节目，交通大学把刘西拉与陈陈介绍了节目组。刘西拉得知导演来意后说：“你要是有兴趣，我带你去看一群人。”

这是一群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他们是多么快乐啊，他们中有的拉小提琴，有的弹琵琶，有的唱美声，有的唱民歌。每周六下午，就是他们集聚到一起弹琴练歌的时候，一开始排练场地、时间都不固定，直到2010年，经由一位清华校友的慷慨帮助，成立了两年的合唱团终于有了固定的排练场所。

爱国是默默无言的一生写照

合唱团60多位团员个个有故事。程不时是艺术团中最年长的成员，擅长拉提琴，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架大飞机的总体设计，也是中国第一代大飞机运-10的副总设计师。他的少年时光是在逃难的跌跌撞撞中度过的，他亲眼看着日军从头顶呼啸而过。那时他就下定决心，要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中国与美国麦道公司开始合作制造大飞机，当多年的默默努力就要取得成果时，麦道被波音公司并购了，波音对中国封锁了技术。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刘西拉没有听到过程时抱怨过哪怕一句，他云淡风轻地从头再来。

新飞机试验飞行时，总设计师和驾驶员一起飞，程不时设计的运-10需要翻越喜马拉雅山，他没有害怕过。“程老总快快乐乐，宠辱不惊的样子。”刘西拉说。

黄雅岚是合唱团领唱，73岁的她是团里的小妹妹。有谁知道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纵情高歌的她已是双目几乎完全失明，连眼前的话筒都看不见，需要有人递到她手中。她是清华大学中长跑队的一员，却爱上了唱歌，经过一番努力练习，终于成了合唱团里当之无愧的主唱。



青年刘西拉拉在宿舍的阳台上练琴。

吃过那么多苦，为何还那么快乐？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得到了解读这一代人内心的钥匙。

刘西拉的祖先是山东的农民，为了拉扯3个孩子来到济南讨生活，最终3个孩子都成了大学教授，而老人家却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意外去世。

刘西拉很小就被舅舅夹在胳膊窝里逃难到重庆，他的儿时记忆伴随着日军轰炸以及防空洞里面一张张惨淡的脸。“那时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地位。”他说。

1957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本科生毕业分配时，他第一志愿选了安达，第二志愿选择西北，具体单位服从分配。安达也就是现在的大庆，那时大庆油田刚刚被探测出来，这块一穷二白的地方，却成了他们班上几十号人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选择。“也有人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但是我们是祖国培养出来的人，填个大城市去享福，笔太重了，写不下去。”刘西拉回忆说。

几年前，合唱团来到甘肃兰州慰问演出，遇到了仍然坚守在这里的老同学。这位同学的专业是当初清华大学录取分数最高的化学化工专业，毕业时他毅然选择了西北。回忆自己的人生，他说：“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守着祖国交付的东西，让祖国需要的时候能够派上用场。”这一守，就从青春矫健的小伙子守成了两鬓斑白的退休老人。

1997年，刘西拉所在的63级毕业生要开同学会，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叫孙勤梧的同学。他毕业时自愿分配到新疆伊犁，之后再没消息传来。经多方打听，孙勤梧当时还在新疆伊犁某单位做总工程师。大家写信让他来开同学会，他回信说：“我重任在身，从伊犁坐公交到乌鲁木齐，再坐火车到北京，起码要两个星期，我的工作离不开它。如果乘飞机的话，实不相瞒，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同学们凑钱给孙勤梧买了飞机票，他赶上了同学会。吃饭摆了好几桌，正中间的桌子上，坐着德高望重的院士、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为世博会做出突出贡献的实干家……最中间的位置，大家一致推选孙勤梧来坐，因为这个已经被风沙雕刻了脸颊的老人，是他们认为最杰出的校友。身为浙江人的他，只有在母亲去世时才回过一次老家。

大学生别忘了肩上的责任

在大学里，刘西拉是讲台上的“明星”，虽然是建筑学的教授，但他在讲课中也讲究“横是横，竖是竖”的美学。建筑与音乐相通。年少时，他喜欢自由奔放、如同驰骋在草原上一样的音乐，现在他对莫扎特、巴赫的曲子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这些音乐家的曲子格式规整，无一处在规则之内。在严格的规则下的美是大美。

音乐，是他与妻子陈陈结缘的纽带，1962年他的毕业独奏音乐会上，陈陈是他的钢琴伴奏。到如今，刘西拉每天仍然坚持拉小提琴，从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到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正是他在毕业独奏音乐会上拉过的曲子，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公开场合把这些带有青春记忆的曲子再拉一遍。

作为教师，他也为当代大学生使命感的缺失而忧心，他认为，中国的教育要重拾对使命感的塑造和培养，要让大学生知道自己这辈人要干什么，为什么奉献一生。

从未讲过思政课的他，偶然讲了一次便一发不可收。他用前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中的一句话“让生命燃烧而不是冒烟”为座右铭，他对每一位走进交大的大学生说，选择交大，就是选择了责任。

2015年，刘西拉被评为上海教育年度人物，奖状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显眼位置，与他女儿的相框比邻而放。“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困扰了中国教育的钱学森之问，刘西拉说，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如想想为何我们那个时代培养了出类拔萃的一代人。他已经找到了他的答案——他的祖父没有看到中国强大就走了，下一代出生时中国已经强大，他们这一代参与中国从羸弱走向富强的过程，这样的一代人，内心怎能不自豪，不快乐？

夏日炎炎，孩子们捧起一本好书吧

■周晴

夏日炎炎，正是读书好时光。每年此时，遇见一本好书，总会让我仿佛一脚踏进上世纪80年代一条弄堂的那些午后，看到小女孩在摇头电扇的微弱风力下，捧读一本书的情景。那些简单安静的日子，内心却因为沉浸在书那个世界，而充满幸福感。

童年养成的阅读习惯，很多年以后还在滋养我，带给我感动和从容。我想说，阅读需要一些安静的姿态，沉浸其中，体味文字的魅力。特别对孩子，阅读应该首先被故事吸引，被情节打动，被画面的美好和传递的价值感染……总之，阅读应该是一件快乐的爱好，至于其他什么功利或世俗的理由，不过是副产品。当阅读一本好书，成为一个孩子未来生活中一件恒久可以想起的、有幸福意味的瞬间，那么去和书友朋友，读更多的好书，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三毛流浪记》

这是我小时候喜欢看的漫画，至今印象深刻。经典就是经典，一直到今天，“三毛”还是最深入人心的漫画形象。

1935年，张乐平先生创作的三毛形象开始在《大公报》连载。这种四格（或多格）漫画，不需要文字就可以看懂。当时阅读的印象就是三毛很苦、很穷，记得开篇就是“孤苦伶仃”，小动物们都有家人，三毛却是一个孤独流浪。每翻一页，都会为三毛揪心，他去做学徒、打苦工、流落街头、吃了上顿没下顿……不断体验三毛所经历的苦难，内心充满同情，滋生珍惜、关怀和

体贴。更重要的是，小的时候读“三毛”，会存下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姿态。不断受苦、又不断昂起头改变的姿态，让这个头顶三根毛的小男孩到今天依然受到大家的爱戴。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全集》

《非常小子马鸣加》《奇妙学校》这是儿子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故事。还记得与儿子一起读过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中的一些故事：“爸爸的诺言”“玩具医院”“海盜帆船”“糖果牙医”“大头小头足球场”等。作家郑春华在这些故事中开启了一种平等有趣的家庭教育模式，特别强调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和积极参与的重要性。这里头，对孩子的尊重、对小动物的热爱、对兴趣和爱好的培养等话题和理念，对我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启发很大。

之后，郑春华的“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刻画了一个调皮男孩的成长历程。近几年她新创作的“奇妙学校”系列和“小饼干”系列，则是将目光放到了对孩子全方位成长的视野上，前者写了一群在国际学校宽松氛围下愉快学习的孩子群像，后者表达的是对女孩的亲情和爱，是一种浅语化写作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套郑春华创作的“中国节日”绘本，以故事的形式，来告诉孩子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不是方的、也不是圆的“粽子”，邮递员叔叔奇遇的“农历春节”，好吃的“青团”等。

《小小旅行家》

一套从法国引进的亲子旅行人文

地理图画书，三年前在法国的“巴黎沙龙”图书展上，见过这套书的主编和插画师，为他们的认真劲所折服，他们做书的速度是一年一两本，从世界各地征集合适的文图作者，先去实地考察，再出文本和画稿，难怪出版以来，很受中国小读者的欢迎。这套书选的城市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纽约、巴黎、伦敦、悉尼、罗马、马德里、东京……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带你去不同的城市，发现那里的秘密，了解那里的人文气息，成为孩子了解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窗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城市不同的风土人情，美食与风俗，景点和历史故事的娓娓道来，让一个孩子走近这个城市的时候不再陌生。

《宝宝的量子物理学》

因为孔拉克伯格的推荐，这套“给宝宝看的物理学”系列（六本）最近特别火，乍一看，感觉特别高大上，其实这是一套给学龄前孩子的科学启蒙书。比如，其中一本《宝宝的量子物理学》，通过红色和蓝色的球，以及围绕在球周围的能量，讲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里的奥秘，原子、质子、电子、能量等，宝宝对这些的名词和概念的最初认识，或许和他告诉他苹果和西瓜的認知是一样的吧，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思维的种子，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蒙尝试。

《宝宝的量子物理学》

因为孔拉克伯格的推荐，这套“给宝宝看的物理学”系列（六本）最近特别火，乍一看，感觉特别高大上，其实这是一套给学龄前孩子的科学启蒙书。比如，其中一本《宝宝的量子物理学》，通过红色和蓝色的球，以及围绕在球周围的能量，讲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里的奥秘，原子、质子、电子、能量等，宝宝对这些的名词和概念的最初认识，或许和他告诉他苹果和西瓜的認知是一样的吧，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思维的种子，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蒙尝试。

《鳄鱼爱上长颈鹿》

《搬过来，搬过去》《天生一对》这三本系列童话绘本讲了一个爱和勇气的故事，一个相处和包容的故

（作者为《少年文艺》主编）